

中國古典名著珍藏本

明珠緣



明珠缘

Mingzhuyuan

佚名著 瘦吟山石校点

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(沈阳市和平区北一马路108号 邮编 110001)

山东省龙口市印刷总厂 印刷

字数: 393,600 开本: 850 × 1168 1/32 印张: 20 1/2

1998年4月第1版 1998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: 1—10800

责任编辑: 马达骐 封面设计: 悟石 责任校对: 肖光

ISBN 7-5313-1341-3/I · 1190

(上、下) 定价: 33.00元

第一回

朱工部筑堤焚蛇穴 碧霞君显圣降灵签

诗曰：

极目洪荒动浩歌，英雄淘尽泪痕多。

狂澜一柱应难挽，圣泽千秋永不磨。

望里帆樯时荡漾，空中楼阁自嵯峨。

临流无限澄清志，驱却邪螭净海波。

且说尧有九年之水，泛滥中国，人畜并居。尧使大禹治之。禹疏九河，归于四渎。那四渎乃是江渎、淮渎、河渎、济渎。那淮渎之中，有一水怪，名曰支祁连。生得龙首猿身，浑身有四万八千毛窍，皆放出水来，为民生大害。禹命六丁神将收之，镇于龟山潭底，千万年不许出世。至唐德宗时，五位失政，六气成灾。这怪物因乘戾气，复放出水来，淹没民居。观音大士怜悯生民，化形下凡收之，大小四十九战，皆被他走脱。菩萨乃化为饭店老姬，那怪屡败，腹饥，也化作穷人，向菩萨乞食。菩萨运起神通，将铁索化为切面与他吃。那怪食之将尽，那铁索遂锁住了肝肠，菩萨现了原身，牵住索头，仍锁

在龟山潭底，铁索绕山百道。又于泗州立宝塔镇之，今大圣寺宝塔是也，又与怪约道：“待龟山石上生莲花，许汝出世。”

历今八百余年，正值明朝嘉靖年间。七月三十日乃地藏王圣诞，寺中起建大斋，施食放灯，莲灯遍满山头。此怪误认石上生莲花，遂鼓舞汹涌，逞其顽性，放出水来。江淮南北，洪水滔天，城郭倾颓，民居淹没。江北抚按官员，水灾文书雪片似的奏入京师。正值世宗皇帝早朝，但见：

祥云笼凤阙，瑞气霭龙楼。数声角吹落残星，三通鼓报传玉漏。和风习习，参差御柳拂旌旗；玉露瀼瀼，烂熳宫花迎剑佩。玉簪珠履集丹墀，紫绶金章扶御座。麒麟不动，香烟欲傍袞龙浮；孔雀分开，扇影中间丹凤出。八方玉帛进明皇，万国衣冠朝圣主。

是日天子坐奉天殿，众官礼毕，殿头官喝道：“有事出班早奏，无事卷帘退朝。”只见左班中闪出两员大臣，当阶俯伏。左首是玉带金鱼，乃工部尚书，奏道：“臣连日接得凤阳等处水灾文书，道淮河水溢，牵连淮济，势甚汹涌，陵寝淹没，城郭倾颓，淮南一带，尽为鱼鳖。臣不敢不奏，请旨定夺。”右首红袍象简，乃是通政司，手捧着几封文书，奏道：“臣连日收得凤阳等处奏疏数封，敬呈御览。”两边引奏官接了奏章，一面进上，御前拆封。读本官跪下宣读，皆是水灾告急。天子听了，即传旨道：“凤阳陵寝重地，淮扬漕道通衢，尔等会推干员，速往经

理。”众臣叩头领旨。

天子驾起，诸臣退班。即于松篷下会集阁部、九卿、台谏、部寺各官会议，推得材干大员朱衡。这朱衡乃江西吉安府万安县人，由进士出身，现在任河南左布政，曾任中河，因治河有功，故众人会推他，遂奏闻。旨下，升他为工部侍郎兼金都御史，总理河务。颁了敕书，差官星夜赍送到河南开封府来。

朱公接了旨与敕印，即刻起身走马到凤阳上任。府州县迎接过了上院。次日谒陵行香回院，徐、颖、扬三道进见。朱公道：“本院栝材初任，不知虚实，诸公久任大才，必有硕见赐教。”扬州道拱手道：“大人鸿材硕德，朝野瞻仰，晚生辈何敢仰赞一词。”朱公道：“均为王事，但请教诸位谋略，共成大功，何必太谦。”凤阳府推官上前打一躬道：“明日请大人登盱眙山一观水势再议。”

次日各官齐集院前，具鼓吹仪从伺候。辰时放炮开门，朱公八人大轿，众官或轿或骑相随，一行仪从，早来到盱眙山上下轿。朱公同众官纵目一观，但见：

汪洋浸日，浩漫连天。数千里浪脚拍长空，一望里潮头奔万马。连山倒峡，喷雪轰雷。悠然树顶戏鱼龙，惨矣城头游蟹鳖。民居荡漾，萧萧四野尽无烟；蜃气重迷，隐隐八方浑没地。子胥威势未能消，大禹神功难下手。

朱工部同众官观看良久，吓得目瞪口呆，道：“本院只道是淮水泛滥，与黄河堤坏相同。似此汹涌，何策能治？”众官你我相视，嘿然无言。又见东北上涛浪卷起，

互相冲击，有数十丈高。朱公道：“这是何处？”泗州知府上前禀道：“这是淮、黄合流之所，两边浑水，中间一线分开，原不相杂。如今淮水势大，冲动黄河浊水，故冲起浪来相击。”朱公道：“似此如之奈何？”众官道：“大人且请回衙门再议。”

朱公同各官下山。时日已过午，见山脚下金光焰焰，瑞气层层。朱公问道：“那放光的是甚么？”巡捕官禀道：“是大圣寺宝塔上金顶映日之光。”朱公道：“大圣寺是何神？”巡捕道：“是观音化身，当年曾收伏水母的。”朱公道：“既然有此神灵，何不到寺一谒。”随行仪从竟到寺中。本寺僧人闻知，便撞钟擂鼓，前来迎接。众官俱下轿马，同入寺内，果然好座古寺。有诗为证：

古寺碑题多历年，澄湖如练向窗前。

寒云自覆金光殿，蔓草犹侵玉乳泉。

竹隐梵声松径小，门迎岚色石桥连。

龟山一派横如案，永镇淮流荫大千。

朱公走到二门内，见两行松翠阴阴，无数花香馥馥，正中一座宝塔，碍日凌霄，十分雄壮。但见：

七层突兀在虚空，四十门开面面通。

却怪鸟飞平地上，自惊人语半天中。

声传梵铎风初起，光射清流灯自红。

水怪潜藏民物泰，万年佛力镇淮东。

朱公上殿焚香，同各官下拜。礼毕，寺僧献茶。廊下来看碑记，上载着：“唐时水母为灾，观音化身下凡，往黄善人家投胎，后来收伏水母。”朱公忽自猛省道：

“本院当日在河工时，曾有个宿迁县县丞，姓黄，亦是敝府人。彼时河决，刘河台百计难塞，多亏此人奇计筑完，如今不知可在否？若访得此人来应用，或可成功。”扬州道道：“现在只有高邮州州同姓黄名达，是吉安人。管河甚是干练，不知是否。”朱公道：“正是黄达，那人生得修长美髯。”扬州道道：“正是长须。”朱公道：“待本院行牌调来听用。”遂上轿回院，各官皆散。朱公随即发牌调高邮州州同赴辕听用。

且说那黄州同乃江西吉安人，母梦白獭入怀而生，生来善治水，水性之善恶，一见便知。他由吏员出身，自主簿升至州同。治高宝河堤有功，一任六年，士民保留，故未升去。一闻河院来传，随带了从人竟往泗州来。一路无词。到了泗州，便在大圣寺住下。次日上院叩见，朱公见是他，便十分欢喜道：“一别数年，丰姿如旧。扬属各上司个个称赞，可贺，可羨。”立着待了一杯茶。部院体统，即府佐也不待茶，这也是十分重他。朱公遂将治水之事，一一对他说了。黄达禀道：“如今淮水汹涌，与黄水合流，汪洋千里，且牵动九道山河之水，势甚猖獗，急切难治。须求地理图一观，或原有故道可寻，或因地势高下，再行区处。”朱公邀至后堂，命他坐了，门子捧过文卷，乃是黄河图、淮河图、盱眙等志。一一看过，上面大青大绿画着河道并村庄店镇，皆开载明白。查得淮、黄分处，原有大堤，名为高家堰。由淮安扬家庙起直接泗州，共有五百七十里，乃宋元故道，久不修理，遂至淹没。朱公道：“既有旧堤，必须修复。”黄达道：“恐陵

谷变迁，水势汹涌，难寻故道。”朱公道：“堤虽淹没，必有故址可寻。筑堤之事，再无疑议，专托贵厅助理。”命摆饭留食毕，黄达叩谢辞出。

回寓，嘿坐无言。想道：“这官儿好没分晓，他把这样天大的事看为儿戏，都推在我身上。”正自踌躇未决，忽报泗州太爷来拜，传进帖来，上写着眷生的称呼。原来这知州也是吉安人，平日相善。相见坐下，知州道：“河台特取老丈来以大事相托，想定有妙算。”黄达道：“河台意欲于湖心建堤，隔断淮、黄之水，岂非挑雪填井，以蚁负山，何得成功？着晚生奔走巡捕则可，河台竟将此事放在晚生身上，如何承应得起？”知州道：“老丈高才，固为不难；但此公迂阔，乃有此想，可笑之至。”黄达道：“事出无奈，敢求划船十只，久练水手二十名，容晚生亲去探视水性再处。”知州道：“即送过来。”相别去了。

一会州里拨到划船十只，二十名水手，又送下程、小菜。黄达即将下程赏了众水手，小菜赏了船家。收拾下船，一齐开向湖心里来。已是申牌时候，行有三十里，只见东方月上，是夜微风徐动，月色光明，照得水天一色，到也可爱。船到了一个涡口，黄达觉得水浅，叫水手下去探试。两个水手脱了衣服下去，约有顿饭时，不见上来。众人等得心焦。黄达已叫两个下去。众人见先下去的不上来，便你我相推，乱了一会，拣了两个积年会水的下去，又不见上来。等至三更，月色沉西，也不见上来。黄达又叫人下去，众人道：“才两个是积年会水的，

水里能走几十里的，也不见上来。”各人害怕，皆延捱不肯下去。黄达怒道：“你们见我不是你本官，故不听我调度。我是奉院差来，明日回过，一定重处。”众人见他发怒，只得又下去了两个。那些人皆唧唧啾啾的报怨。少顷又命两个下去，正脱衣服时，只见一阵大风，只刮得：

星斗无光昏漠漠，西南忽自生羊角。

中溜千层黑浪高，当头一片炮云灼。

两岸飞沙月色迷，四边树倒威声恶。

翻江搅海鱼龙惊，播土扬尘花木落。

呼呼响若春雷吼，阵阵凶如饿虎跃。

山寺亭台也动摇，渔家舟楫难停泊。

天上撼动斗牛宫，地下掀翻瓦官阁。

连天涛浪与山齐，千里清淮变浑浊。

这一阵风，把一湖清水变作乌黑。十只船队吹得七零八落，你我各不相顾，眼见得都下水去了。那黄州同也落在水里，抱住一块大船板，虽是会水，当不得风高浪大，做不及手脚，只得紧抱着板，任他飘荡。半浮半沉，昏昏暗暗，不知尚有多少路，忽觉得脚下有崖，睁眼看时，已打在芦州上。把两脚登住，一浪来又打开去了。心中着忙，用手去扯那芦苇，没有扯得紧，又滑下去。顺着水淌，又挣到滩边，尽力将身子一纵，坐在岸上。那浪花犹自漫顶而过，又爬到高处坐了一会，风也渐渐息了，现出月光。独自一人，怕有狼虎水怪，只得站起来。四面一望，但见天水相连，不见边岸。身上衣服又湿，寒冷难禁，更兼腹中饥饿，正在仓皇，忽听得

远远有摇橹之声，走到高处看时，见一人摇着一只小渔船而来，看看傍岸，忽又转入别港里去。黄达高声叫道：“救人！”那人那里理他，竟向前摇，渐渐去远。也是合当有救，那人正摇时，忽的橹扣断了，挽住船整理，离岸约有里许。黄达顾不得，又下水划到他船边，爬上船去。那人道：“你好大胆！独自一人在此何为？”黄达道：“我是被风落水的，你不见我衣服尚湿。”那人整了橹扣，摇着船穿芦苇而走。黄达偷眼细看，那人生得甚是丑恶，只见他：

铁柱样两条黑腿，龙鳞般遍体粗皮。蓬松四鬓赤虬须，凜凜威风可畏。叱咤声如雷响，茆腮脸若钟馗。眉棱直竖眼光辉，一似行瘟太岁。

那人摇着船问道：“客人何处上岸？”黄达道：“泗州。”那人道：“泗州离此四百里，不得到了，且到我小庄宿一夜，明早去罢。如今淮水滔天，闻得朝廷差了个甚么工部来治水，不知可曾治得？”黄达道：“如今朱河院现在泗州驻扎，要识水势深浅阔狭，然后有处。”那人冷笑一声道：“有处，有处，只会吃饭屙屎。目今淮水牵连河水，势甚汪洋，若不筑大堤，隔断其势，终难平伏。只是苦了高、宝、兴、泰的百姓遭殃。”黄州同听了，想道：“此人生得异样，且言语有理，莫不他也知道地理法则？”因说道：“在下是高邮州的州同黄达，奉河院差委来探水势，遭风落水，如今河院要寻高堰旧堤，故迹俱已淹没，欲向湖心筑堤，岂不是难事？”那人道：“世上无难事，只怕有心人。驱山填海，炼石补天，俱是人为，何难之有。

高堰虽淹，自有故址可寻，也尽依不得当时旧迹。”说着船已摇到一个州上。

那人挽住船，邀黄达上岸。过了一座小板桥，只见篱菊铺金，野梅含玉，数竿修竹，一所茅堂。那人邀黄州同进去坐下，命童子烹茶。举头看时，满屋皆取鱼器具，却也幽雅。童子献过茶，又取出香粳饭、干鱼、烹鸡相待。饭罢，黄达谢过，坐着对谈，问道：“请教老丈高姓大号？”那人道：“小人姓赭名巳，这村唤做练塘。小人隐此多年，只以取鱼为业，洪泽湖并高、宝诸湖，无处不到。近因年老，在此习静。”说话时已夜深了。赭巳道：“有客无酒奈何，请安置罢。”

是夜月色昏暗，又无灯火。赭巳让床与黄州同睡，自己在中堂打铺。黄达一夜无眠，翻来覆去，村中又无更鼓，约有三更时候，忽听得有人言语往来行走之声。悄悄起来，摸门不着，只听得赭巳鼻呼如雷。悄悄从壁缝中往外看时，只见七八个人坐在地上，将土堆成路径，却扫去又堆，约有一二十遍。又见几个人将竹竿在地上量来量去，也有一二十遍。仔细看时，却是些小鬼，不知是何缘故。看了约有一个更次，听见赭巳翻身，他便轻轻上床睡下。

天明时起来，四下看了，并无一人，止有一短童炊饭。因向赭巳问筑堤之法，赭巳笑道：“且请用早饭。”饭毕，赭巳道：“小人隐此多年，并不出门。昨日偶过湖上访友，得遇足下，亦是前缘。我授你治水之法。”遂向袖中取出一张纸，乃是画成的图本。指着上面说道：“如今

筑堤必由高堰旧迹，然亦有改移处，不可尽依故迹。此图上开载明白，依此而行，可建大功。”黄达道：“老丈指教，必定有成。但水势湍激，难以下桩，奈何？”赭巳道：“事已有定。”遂携着黄州同的手走到屋后，见一园紫竹，对黄达道：“吾种此竹多年，以待今日之用。必做楠木大桩，以生铁裹头，只看有紫竹插处，即可下桩，管你成功。”黄州同谢道：“隐居行志，何如出世行道。敢屈同见河院，共成大绩，垂名竹帛。”赭巳道：“村野之人，不识官府，幸勿道我姓字。”又同到岸边，已有童子舣舟相待。上得船拱手相别，又嘱咐道：“筑堤时毋伤水族。慎之，慎之！”

二人别后，童子撑开船，黄达取出图来细看，少刻困倦，便隐几昏昏睡去。忽听得童子叫道：“上岸了！”睁开眼看时，人船俱无，却坐在大圣寺前石上。只得回到自己寓所。从人俱各惊骇道：“老爷不见已七日了，在何处的？院中差人四处找寻。”黄达即忙换了衣服，到院进见。一见便问：“从何处来？曾探出旧堤来否？”黄达隐起前情，捻词禀道：“卑职已访出来，计较停妥，望大人作速催趲钱粮应用。仍求大人令箭，使卑职得便宜行事，各县工匠人夫，都要听卑职调度。仍要拨几员官，分工修筑，乃可速成。”朱公一一依允，当即行牌分头行事。

正是国家有倒山之力，不到半月，各事俱备。择定十一月甲子日起工，于大圣寺前建坛，祭告天地、山川、河渚等神。河院亲递了黄州同三杯酒，各管河官员俱饮一杯，一齐上船。四五十只大船装着桩石，一齐开船，鼓

乐喧天。行不上四五里，见水中果有紫竹影。黄州同就叫住船，将大船锁住，扎起鹰架，依竹影下桩。十数人上架竖起桩来，将石礮打下，众官并从人俱各暗笑。谁知那桩打了一会，果然定住了，便将大石凿孔套在桩上，一层层垒起，众皆骇然，凡遇竹影，即便下桩，一百四十里湖面，用桩三百六十根。定桩之后，水势就缓了。各官分工加土修筑，不到二月间，五百七十里长堤，俱已完成。有诗道得好：

谁道仙凡路不通，有缘天遣入蛟宫。

狂澜不借神工助，安得黄君建大功？

各管河官纷纷申文报完工。朱公即发牌由陆路至淮安看堤，就从新堤上一路而来，果然桩石坚固，有二十丈阔。又令两边种柳，使将来柳根盘结可以固堤。行了三日，到白卢镇住下。因无官署，只得借民房居住。朱公睡到半夜，梦中忽听得一声喊起，有千军万马之声，鼎沸不止。朱公慌忙披衣起来，差人打探。只见流星马来报道：“赤练村新堤决了，有二百余丈，水势冲激，离此有七里路。不妨事，大人不要惊慌。”朱公忙叫巡捕官安慰居民，遂驻扎在镇上。天明时查是何人所管，即请黄州同来议事。查得系淮安府通判所管，因未遵守黄达的规划，近了十五里，堤做直了，故容易冲倒。朱公即将本官参革，带罪督修。其时黄州同因感冒风寒，不能来见。只得具了个禀帖，说：“赤练村堤势太直，且当淮水发源之处，故此冲决。须建闸洞四座，起闭由人，旱则闭之以济漕运，水则起之以固堤。”朱公依议，即行牌仰

扬州府通判同造。

两个通判昼夜催趲人夫，下桩卷埽兴工，众人并力下埽。到中间时，只见一条小红蛇绕桩一箍，那埽便淌去，反卸下十数丈土去，又带下一二十人夫去，不见踪迹。从新又卷起埽来再下，依旧小蛇出来一箍，那埽就崩了。一连卷了二三十个埽，都被冲去了，又淹死一二百人。二官无奈，有本村老人说道：“此处一向闻人传说，有老龙在此，莫非是它作怪。”二官商议，着水手下去看看真假。随即差了四名水手下去，半日不见上来。又差四个下去，过了好一会，才爬上两个来。众人齐上前拉起，只见二人浑身战栗，说不出话来。定了半晌，才说道：“初下水时划去十数丈，并不见动静。后绕岸寻了一遍，也不见甚么。及回到东首傍岸，见有个大穴，我等爬到穴边，伸头下去看时，穴口有宣缸大，里面尚宽大许多，有无数红蛇在内。还有几条大的，头如斗大，不知多长，见人时便窜出来。亏我等走得快，想先下去的，不提防滑了脚，掉下去了，自然被他吃了。”二官听见，道：“可见村人之言不谬。既称为龙，想必有灵异，且祭他一祭看。”

遂叫人备牲礼，到穴边行礼。祭毕，将猪羊等照定穴口倾下去，然后又卷埽下桩，依然淌去，那里打得住？二官无奈，只得具稟申院。朱公来看时，心中大怒道：“本院奉皇上钦命治水，大功已完。何物妖蛇，敢行无状！”遂行牌仰两府管工官员，纵火焚烧，倾其巢穴。二官遂备竹缆火把，遍涂鱼油，内包硫磺焰硝引火之物，又用

竹筒打通节，藏着药线，再用火炮地雷等物，将乱草碎木填塞穴口，令水手将利刃架在洞口，敲石取火，点着药线，不上半个时辰，水中火起，十分猛烈。但见：

乒乒乒乒，轰轰烈烈。千条光焰彻天红，一片黑烟随地滚。金轮飞上下，华光神倒骑火马离天关；震炮响东西，霹雳将共策火龙来地藏。火老鼠随波乱窜，水鸳鸯逐浪交飞。土穴焦枯，石岩崩损。浑如赤壁夜鏖兵，赛过阿房三月火。

那火足烧了三昼夜，腥秽之所，臭不可闻。忽听得一声响，如天崩地裂一般，从火光中卷起一阵黑气，冲到半天，化作十数道金光，四散而去。这火直烧到七日方息。管工官员挖开土来看时，只见一穴赤蛇，尽皆烧死。才下住了桩，加土修筑，三十里内造了四座闸，一月间功成。朱公就由新堤前往淮安，见两岸波光如练，柳色拖金，绿草依人，红尘扑马，心中欢喜。有沧溟先生诗，道得好，诗曰：

堙堤使者大司空。兼领中丞节制同。

转饷千年军国重，通漕万里帝图雄。

春流无恙桃花水，秋色依然匏子宫。

大绩但怀沟洫志，帝臣何减丈人风。

朱公将五百七十里河堤逐一看来，淮安一路官员迎接。是时黄达已病痊了，跟随看视。抚院设宴相待。朱公又往南去巡视高、宝河堤，下船由水路进发。将近午牌时，忽闻一阵香风飘过，遂问道：“到何处了？”巡捕官禀道：“已过泾河。”离宝应县只二十余里，香气越发

近了，便问：“香气是何处的？”巡捕官道：“宝应县城北泰山庙，香烟最盛，四季皆是挨挤不开，香气常闻四五十里。”朱公道：“有何灵异？”巡捕官道：“去年黄淮决口，有一潭，其深莫测，正与决口相连。两水相激，再打不住桩。正是三月清明日，因水溜，往来船只俱不敢过。岸上游春的男女，都到潭边玩耍，见水上有一尾金鱼游戏，有人说是龙变化的，有的说是妖物，亦有丢面食引它，也有抛土块打它的。忽人丛中走出一个少年美貌女子来，道：‘这是龙潭，待我下去擒它上来。’内中便有个少年人，见那女子有姿色，遂调戏了他两句。那女子含羞，众人才转眼，他便跳下潭去。众人慌了，怕干连自己，都一哄而散。只有那少年两脚便如钉钉住一般，莫想走得动。少顷只见潭内水涌起来，高有数丈。只见一个女真人骑一条白龙，乘空而去。众人一齐下拜，半日方没。那个少年人忽然乱跳乱舞起来，口里说道：‘吾乃泰山顶天仙玉女碧霞元君，奉玉帝敕旨来淮南收伏水怪，保护漕堤，永镇黄河下流，为民生造福。可于宝应城北建庙，因留金簪一只为信。’说罢倒在地下。慢慢苏醒来，头发内果有一只金簪，上面有字，乃宣德元年钦赐泰山神的。众人奔告知县申文抚按，题请立庙。至今香火日夜不绝，祈祷立应，远近之人，络绎不绝。黄淮决后即打住，潭中有白龙蜕一副。”朱公道：“既然灵应，本院去行香。”巡捕传宝应具备办香烛等伺候。少刻，船抵皇华亭，官吏等见过，朱公上轿，各官跟随，一行仪从来到庙中。只见人烟凑集，香气细缊，果然好座庙宇，

但见：

凌虚高殿，福地真堂。凌虚高殿，巍巍壮若斗牛宫；福地真堂，隐隐清如兜率院。花深境寂散天香，风澹谷虚繁地籁。珍楼杰阁，碧梧带雨常遮；宝檻朱栏，翠竹留空拥护。风云生宝座，日月近雕梁。龙章凤篆，悬挂着御墨辉煌；玉简金书，镌勒着神功显赫。钟鼓半天开玉道，香烟万结拥金光。万方朝礼碧霞君，永护漕河福德主。

朱公同众官至庙前下轿，礼生引导至大殿。盥手焚香拜毕，见香案上有四个签筒，遂命道士取过来。朱公屏退从人，焚香默祝道：“弟子工部侍郎朱衡，奉旨治水，修筑河堤，上保陵寝，中保漕运，下护生民。皆赖神功默助，侥幸成功。未知此堤可能日后常保无虞否，乞发一签明示。”说罢将签筒摇了几摇，一枝签落在地下。从人拾起，道士接过签筒，朱公看时，乃是“八十一签中吉”。道士捧过签簿查出签来，签上四句诗道：

帝遣儒臣纘禹功，独怜赭已丧离宫

若交八一乾开处，散乱洪涛滚地红。

朱公见了不解其意。传与各官详解，众官亦不能解，只有黄州同看了道：“怪哉，怪哉！”众官只道他详解出来，一齐来问。黄达叠着两个指头，言无数句。有分教：琼楼玉宇，藏几个雌怪雄妖；柏府乌台，害许多忠臣义士。正是：

伤残众命惊天地，报复沉冤泣鬼神。

不知黄州同说出甚么来，且听下回分解。